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八

論議

夔說

卷六十八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坐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坐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

王臣川文集卷之六十一
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

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旣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旣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

三四川文集卷六十一
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益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 鯀說卷二十六二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益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 季子 卷二十六六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歿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旣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

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之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信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况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旣

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卷二十六九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謂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諸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

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已愛已是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已愛已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言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已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 楊墨

卷二十六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

一謂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

王師川文集卷六十一

七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
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
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
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
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
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
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
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
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也
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
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
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
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
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
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
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

三書川文集卷六十一

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卷二十七 二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予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

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

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異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 莊周下 卷二十七 三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相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譎譎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 原性 卷二十七 六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

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
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
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
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
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
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
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
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
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
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
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
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
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
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
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
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
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
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
且諸子之所言皆無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

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善
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
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
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
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
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
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
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
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
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
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
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
而已

○○○性說 卷二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
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
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

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入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

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辨卷二十七

予對楊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予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歿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歿然則四凶三叔雖曰不肖其誅者分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以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為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人

於人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為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子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

命也臨川介甫王先生文集卷六十八

命也盜跖之罪淫於四凶之叔竟以壽歿然則四凶
叔雖曰不肖其誅者分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
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入
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予
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自命則吾既
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為聖賢不肖則在我
曰命也曰不肖之所以為不肖所以其然也若學者
固宜習之而以為聖賢君子雖不能之命而孟子固
於人而命也曰命也曰命也曰命也曰命也曰命也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六十九

論議

○○○ 祿隱 卷二十九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
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亦曰孔子
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
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非於人而所棄於已
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
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楊子則

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
 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
 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
 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
 也同者道也 不同者迹也 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
 君子也 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 蓋時不同則言
 行不得無不同 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 如時不同而
 固欲為之同 則是所同者迹也 所不同者道也 迹同
 於聖人而道不同 則其為小人也 孰禦哉 世之士不
 知道之不可一迹也 久矣 聖賢之宗於道 猶水之宗
 於海也 水之流一曲焉 一直焉 未嘗同也 至其宗於
 海則同矣 聖賢之言行一伸焉 一屈焉 未嘗同也 至
 其宗於道則同矣 故水因地而曲直 故能宗於海 聖
 賢因時而屈伸 故能宗於道 孟子曰 伯夷柳下惠聖
 人也 百世之師也 如其高 餓顯下 祿隱而必其出於
 所高 則柳下惠安擬 伯夷哉 揚子曰 塗雖曲而通 諸
 夏則由 諸川雖曲而通 諸海則由 諸蓋言事雖曲而
 通 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 由是而言之 餓顯之高
 祿隱之下 皆迹矣 豈足以求聖賢哉 唯其能無係累
 於迹 是以大過於人也 如聖賢之道 皆出於一而無

宗本所下
 折一所有
 夏 宗本夏誤

宗本朕賢
 字

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楊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楊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卷二十八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綱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職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卷三十一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

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
 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
 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
 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
 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
 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
 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
 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
 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
 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
 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
 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園土以苦之甚
 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
 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
 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
 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
 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
 耳強之為言其猶圍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
 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

三原川文集卷之九
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
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
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卷三十二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
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
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
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有悔悔而能改
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
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
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
一曰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
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
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卷三十二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
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

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桂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壘鏘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

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卷三十五

夫正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東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

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
必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
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
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
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
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
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
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
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
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
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
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
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
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
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
之賤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
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
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

王臨川文集卷之九
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大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救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卷三十一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不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况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

王臨川文集卷之九
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卷三十一 七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長短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摠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已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

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

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閣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

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卷三十二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扈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卷三十二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

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入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日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以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崖之水原自涓涓干雲

王臣川文集 卷之九
三
蔽日之木起於青蔥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畧依
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
民者則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
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
刑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
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卷三十一

父母死則蟠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
無不可亦明也然而更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
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

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
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
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
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
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
乎其臣有深慨於閔習

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難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曰

古之王者命官制法以治天下之民者其用術也
平其用術則天下之民皆安矣夫用術之於民也
猶若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術廢則民散故君子
必先慎乎德而小人亦歸焉德之於民猶若水之
於魚也德薄則民散德厚則民歸德之於民猶若
日之於物也日之照之則物生德之照之則民安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小人亦歸焉德之於民猶若
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術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
慎乎德而小人亦歸焉德之於民猶若水之於魚也
水涸則魚亡術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小
人亦歸焉德之於民猶若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
術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小人亦歸焉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七十

論議

○○○復讎解 卷三十一 十四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
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
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
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
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允
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

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 推命對 卷二十七 九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情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鐘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歟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肖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巳溺哉

○○○使醫 卷三十一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卷三十一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

此下字今
斷爛不可
辨

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跡汴之術士
 善技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
 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
 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
 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修其術張之
 能為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
 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
 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禔身
 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
 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
 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
 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
 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諭之

○○○議茶法 卷三十一 十一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為便於
 古者實為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
 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為取之過也夫茶之為民用
 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

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朴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摧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摧酷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雖未能盡罷摧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未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卷三十一 十二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

既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
明減閭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
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
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
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
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財財得十萬而虧及
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
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
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總計不細是力禁之
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
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
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
瀚堆積熬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
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
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
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
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
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
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凡皆以非已而致貨不

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徃徃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剝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

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

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夫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卷三十一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

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
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
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
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
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
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
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
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
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
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
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
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
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
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
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詳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
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卷三十三十一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
刑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
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汗
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
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
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
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
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
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暝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
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聲
促節足力其文李巡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
於子晉得其文藏崑崙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
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其筆

策問卷三十八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
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
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
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
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群臣也
必曰吾唯群臣之聽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

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禹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禹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己功而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五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於士凡幾位自正至於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五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

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若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遮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

王陽川文集卷七十一
傳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人矣禮樂不接於民之
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
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
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於民乃
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
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
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於刑之
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於刑之中則以百
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
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
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
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
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

爲之解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項外則棄錢弊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之十

論類以取之四夷然亦不且然也其姑何也
實土今山原空石持之此以為其蓋雖萬取長與
其多姑實想今因之其昔冬去而為其而財知盡
天下之幾也然亦不且然士異執嘗冬其矣而不以
不皆對北官之所以觀今昔無北而所對亦其
官之家其應公卿大臣之世亦其應矣之委新德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 卷三十三 二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
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掄之擢年十
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
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
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
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

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畧之州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濇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孽一切摘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

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
顧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起
愛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實元二
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
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
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
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湏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
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亾治亂之
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
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鳴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
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母七人女一人
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
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
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於朝而執
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
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
穴亦振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

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
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
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
諸子閱囊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
志而歌咏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故
序次之於所集選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替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
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
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
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
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卷三十三

伯夷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
經者四曰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
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
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
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
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

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亾求于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伯至侯盎宋子侯懋嚴侯積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正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生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選侍中猛子式平原

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
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
家令允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
庶子懋生享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
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
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
郡公圍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子寬博有器
幹別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
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
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
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
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庾言告
急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
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
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
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
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
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歿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
世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
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

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羈宣歙間聞有舍呻呼
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
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詐諾敬負其
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
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
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逃迴三
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逃當遷讓其
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
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逃
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竒之以爲崇文館
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
宰相趙普竒其意以爲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鄮侯廢
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
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
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叅軍恢尚書虞部員外
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
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
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

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
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
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毋如伯
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
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
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
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
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
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
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
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
其材而與夫夔臯熊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
之耶

○○○ 傷仲永

卷三十三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
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
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
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竒之稍稍
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
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

王陽川文集卷之十一
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
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
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
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
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
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卷三十九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
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
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
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
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
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
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
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
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
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
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
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
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

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
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
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
知與不與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
夫新之材信竒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
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
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
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卷三十三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文傳卷三十三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竒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
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于世徃徃能自強以求

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
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卷三十三四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

亾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

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諦禮也箕子之說武

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怨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為得焉然吾

聞國之將亾必有太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

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

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

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亾也一舉而勝焉季梁

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

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

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

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

舉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

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

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亾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

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

三臣川文集卷十一
其它所誅者皆以舉戾何也予甚恠焉若以商紂及
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
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
情得之大凡髮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
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
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
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
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匿其善不及於
佑故匿其忠而汙以生辜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
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
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卷三十三八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
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重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
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
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惑於小人可
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
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

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其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卷三十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

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卷三十三 十四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
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
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
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
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
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
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
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說哉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
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
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
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
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
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
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
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為最上乘者如
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
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
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
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件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
莫欲歸巖下宿為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
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元主文集卷七十一

王臨川文集卷七十二

不日二公駭以吾人既喜其精敏也精甚工也
莫始誠無不中益貪香雲姑來戰命亦去一良
亦能自得詩云林寒園上秋芬却尚青蘇三兩蘇日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七十二

書

荅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
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
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
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
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
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
夫兕冒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

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
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
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
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
未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
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
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
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雅其善疑於小
而幽王之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
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
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
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
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
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
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
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
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

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襍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絜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臯悔以迄于今者言上

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
 辜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
 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
 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
 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
 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
 此也吾之所受也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
 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
 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
 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
 意異也志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
 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
 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
 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
 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
 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
 上而已矣顏子且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
 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
 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

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况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則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也

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孔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臯行也以微臯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

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任者也
 不能如大人正已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象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

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嘗與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于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如此別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肯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學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待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眾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傷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脩廉隅以微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為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

王臨川文集卷之十二
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
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
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
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
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
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
回曰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
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
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
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啟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
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
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
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
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
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
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
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
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

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
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
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
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
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
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
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
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
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
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
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
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
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
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
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
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

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

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
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
女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
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
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
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
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
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
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
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
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
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
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
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
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
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皐
無皐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
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
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
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
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誦讒此其
所以爲不肖而得皐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
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
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
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
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
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皐有所不治而治其小
皐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治者又以爲
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
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

王臨川文集卷之十一
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
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
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纜紲一官而豈
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
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
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
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
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
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
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

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
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
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
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
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
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辜固夫善
卽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辜雖吾往
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

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
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
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饑渴
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
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
甚而不肯博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
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
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
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
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
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
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
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
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
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
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

王臨川文集卷七十三
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
意自愛自愛

荅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
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
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
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
見及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書

荅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
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
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
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
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
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
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

王臨川文集卷之十三
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况以區區之中材而
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
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
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
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
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侘日邂逅得各講其
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
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荅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
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
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
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
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
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
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
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
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卷八十四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

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
 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
 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
 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
 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歿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
 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
 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
 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 荅司馬諫議書卷六十二

脫四字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重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

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 荅曾公立書 卷八十三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如曲

防過利吾身且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

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各

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

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過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知

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

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

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

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

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漣鼠雀之耗而

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

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誆誆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荅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蕭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羗甚善聞郅成珂等諸
 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
 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
 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
 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
 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
 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
 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
 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士人員節級更與轉資
 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遲度心所謂然則
 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
 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 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
 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
 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
 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
 信撫屬羗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
 乃適足備屬羗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

使屬羗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
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
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歛怨郎喻
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
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
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
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
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氈則諸羗自服安所事討
哉又聞屬羗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
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
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
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
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
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 上以
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
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 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
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
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高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約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棄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竒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

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荅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荅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冰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旣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 上見留以重某連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

聖訓徬徨踈踏無所容措某

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于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連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 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

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荅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雜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詩自愛

尚不賦自欲而曰千固以爲賦何苦寒且日於奉真
讀益不五欲轉以五欲學士大夫或或陳於以言
野吾酒賦爲尚可以異學讀之者乎非賦亦也
其不誦讀始誦而後去如昔而以其言而曰千固
亦效其賦而後誦以而後去如昔而以其言而曰千固
不我非聖人之書然欲墨曼亦亦何而不可
正之却異矣不賦且不以盡聖人如此賦讀讀
然亦欲盡爲誦賦其大觀而無缺蓋亦世學皆與夫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七十四

書

○○○ 上相府書

卷二四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耻而憂之瞽瞍侏儒
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
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
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
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
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忠慮治百

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恣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賢壟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卷二十三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

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
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
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為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
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愍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
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
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
塞責而免於官謫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
寧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
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
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
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
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
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
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
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
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
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

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
 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
 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
 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
 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
 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
 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
 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人
 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
 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
 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
 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
 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
 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
 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
 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
 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
 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
 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
 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

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卷二一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術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

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卽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紬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養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材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以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舉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白瞽矇昏瞶侏儒蘧篥咸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

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
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
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
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
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
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
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
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
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
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 上歐陽永叔書 卷三四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
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
各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
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
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卽與之外任
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
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旣下比及辭
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
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

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
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
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
為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為得竊計明公
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
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
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匹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
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
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山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
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遭迴數月始
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叙區區鄉往之意
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為學者師法惟
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
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
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
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子

三原文集卷七十四
八
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匆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尚惟據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發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目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臯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遠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明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

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
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
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
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
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荅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
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因爲之柰何某亦
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
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
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
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
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楊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
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
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聞矣
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
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
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
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

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卷八十九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 荅錢公輔學士書

卷八十五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木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

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歌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

王臨川文集卷之十四
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
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書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
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中匱永以爲
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剗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
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臯迎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
錄貺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
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
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匱永以爲好
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惜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
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
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釁想能以理自釋
情累也某臯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

學節行欲為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為人不少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于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為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嗷嗷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為難況州縣之勢固已捐遼郡若摧縣於拉朽易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干逢原姻事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為人亦通不至六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為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

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為六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况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謀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文集卷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

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感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

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
見足下衣刳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
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
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
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
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
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
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
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
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 旨還都遂
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
免又于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
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
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
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臯釁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各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覓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臯釁自積

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為載謀哉配兵不習水
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
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行幸試示更有所聞悉望
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
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
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
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
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
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
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
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
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
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
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
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啟久阻濶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
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

王西川文集卷七十五
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
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
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
東歸之思爾無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
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栢聞修雅說已極茂
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
欲略布所懷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
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
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
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
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
來相見矣未聞自愛

答黎檢正書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益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
過如此竊以爲上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
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

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為尊叔父道之足下
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
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
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即見為恨嚮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訊動止以有故亟歸
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
亦嘗附狀何為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為發令狀如
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
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其

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為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為
臯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臯則某
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俟也古者
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為以自守則人
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未
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
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
何以為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
或一邀從者為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卷三十八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
 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
 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
 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
 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
 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
 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
 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
 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
 立而涸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
 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
 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
 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
 幸今之有餘方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
 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
 願欲哉無聞大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
 明辨智無聞大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
 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
 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
 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

王臣川文集卷之十五
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荅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文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由之不得爲耳不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昔東南饑饉如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繼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卷八二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

辱已所以為有義不害人所以為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為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為左右道之

○○○ 答段縫書 卷八十七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通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舉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鞏之由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云云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顯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嘗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固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相之矣鞏聞之輒

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曰兩通一自藏一
 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_以者略見矣嘗謂
 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
 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_以鞏之行如前之
 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_以不得為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_以者賢者又自守
 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已怨_以心則無之焉而
 不詢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_以故賢者常多詢
 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_以實未加於民愚
 者易以詢詢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一_以云者固忌固怨
 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
 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
 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
 之孔子孟所以為孔子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
 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子孟也足下姑自
 重毋輕議鞏

○○○ 荅姚闢書 卷八十七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
 江親屈來門出所為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

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間而論
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
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計千計千計計蹈道者有焉蹈
利者有焉蹈私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
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此者有焉夫聖人之
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
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
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
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
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
下以爲何如

○○○ 答李參書 卷八九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
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
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庭人
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
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
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
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
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三原川文集卷七十五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卷三六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日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

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
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
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
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思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
之擷竒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縹可愛求
其根柢濟用則茂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
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
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
言德不孤必有鄰中六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

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
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湏光潤苟
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
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
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
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夫所以且欣且慶者在
於茲焉郡庠枸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
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宜賀樂安公之得人也